

Wuyuan Wuhui

无

Wuyuan Wuhui
怨无悔

城市信用社是个小小的金融机构，它向人们展现了当今社会更为广阔的现实景象。一方面是清正廉洁，忠于职守的浩然正气，另一方面是以权谋私，贪污腐败的丑恶现象和不正之风。在他们之间发生着一场殊死的较量。

正义战胜邪恶，金融卫士们无怨无悔。

常树荫 / 著



Wuhan

PUBLISHING HOUSE

武汉出版社

无

怨

无

悔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怨无悔/常树荫著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 2006. 9

ISBN 7-5430-3542-1

I. 无… II. 常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F8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1006 号

书 名:无怨无悔

著 者:常树荫

责任编辑:关 铭

封面设计:朱端振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wuhanpress@126.com

印 刷: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9.625 字 数:220 千字 插 页:1

版 次: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0001—1000 册

定 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1993年3月的一个傍晚,中国南方临江的某城市。太阳虽未落山,但林立的高楼已经灯火闪烁。临城的湖滨水面平静,倒映着岸边的景色。那些刚吃过饭的人,有的在湖边漫步,有的则坐在湖边的凳上和熟人聊天……

一辆黑色轿车由东向西沿着湖滨路急驰。坐在后排一位头发花白,看上去六十多岁的男人问司机:“小涂!快到了吧?”司机小涂头也不回地答道:“关校长,就到了。”他边说边右打方向盘,将车缓缓地拐下湖滨马路,上了一条沥青小路,在一栋挂着“人文科学研究院”的牌子的大楼前停了下来。

关校长下车,走进大楼,直奔二楼会议室……

二楼会议室内,灯火通明。围着椭圆形棕色会议桌坐着一圈人。一位满头银发的人,从座位上站起来,伸出手在看着表。然后自语道:“快7点半了,关校长怎么还没到?”他的语音刚落,关校长推门而入,忙对那位满头银发的人说:“贾院长,我没迟到吧?”贾院长叫贾凤麟,他边给他让座边说:“我们的关得林同志一向是守时的,你还提前两分钟呢。”

“哦?时间就是金钱啊!两分钟值多少钱?”关得林打趣的说着,挨着贾凤麟坐下来。

“董事们都到齐了。”贾凤麟双手捧起茶杯,又放下:“我今天临

时召开个董事会。因为事情比较急，所以在晚上召开。”他抿了一口茶，环视一下各位董事，见各位董事都以期待的眼光看着他，他继续说道：“今天下午我去过省人民银行，金管处王学仁处长对我说，城市信用社的法人代表资格，除《公司法》规定的条件外，在年龄上还有要求，不能超过四十五岁，同时还要求有从事金融工作5年以上的经历，他还说最好能把法人代表与总经理结合起来，要我们明后两天把人选提出来，报省行审核。大家看怎么办？”他的话音刚落，一位五十岁左右头发染得油黑的女士站起来气呼呼地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法人代表还有什么年龄限制！”

“汪总请坐着讲。”贾凤麟一面用手示意一面说。

汪总是信息产业公司的总经理兼该公司的《信息周刊》的总编辑。贾凤麟叫她“汪总”就包含“总经理”和“总编辑”这双重意思。

“我在信息产业公司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听说有这样的规定。”汪总说罢坐了下来。

“我们江河城市信用社是由各法人股东投资办的，是集体性质的金融机构，难道我们在股东以外去找法定代表人？”关得林说。

“这分明是想要我们贾院长只当个空头董事长嘛！”汪总有些不平地说：“人文科学研究院是信用社创办的单位，又是挂靠单位，而贾院长不是法定代表人……”贾凤麟未等她说完便叹了口气说：“老了！连董事长我都不想当了！”

“不讲这话，董事长非你莫属。”汪总说。

“当然啦！我现在还推不掉，等有合适的人选，我随时可以让给他……”贾凤麟说到这里，把话又拉回会议的议题：“好了，不谈我的事。大家还是推荐个法定代表人。各位比我明白，城市信用社虽属集体性质，但也是金融机构，与一般的公司有所不同。重要的人事

安排,都得经省行审核。我们的董事会成员不都是经过省行审核的么!大家还是推荐一个,由他省行审核吧。”

贾凤麟说完,室内一片沉寂,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发出滴答、滴答的声音。

贾凤麟环顾一下各位董事,似乎都有不平之意,于是他首先打破沉寂说:“我们江河城市信用社今后的营运、发展,离不开省人民银行。我们不能跟他们顶,一定要按他们的要求办。”

“贾院长,那你就先提个人选让大家参考吧!”一位戴眼镜年逾五十的人说。

“叶成竹同志,你是咱们江河城市信用社的副董事长,又是财政金融方面的教授。在金融界门生颇多,你提几个给大家作参考。”贾凤麟对那位戴眼镜的人说。

叶成竹认真地掰着指头数着:“嗯……嗯……不行……贾院长还是你提吧!”

“省人民银行倒是向我推荐了一个。”贾凤麟面对叶成竹说:“是你的学生,在海南,据说他辞掉了那里的工作,人已来到这里。”

接着董事们开始议论起来:有的持怀疑态度,有的则另提人选,会议室内气氛十分热烈。

就在董事会议论江河城市信用社法定代表的同时,坐落在市区的富豪大酒店的“野菊花”包房里三个男士也因此事在这里相聚。一位服务小姐敲开野菊花包房的门问:“各位先生还点些什么?”

一位穿白色衬衣,系着灰白色条纹领带三十八九岁的男士回答:“三瓶橘子汁,一盘开心果,一盘松仁,一盒‘红塔山’。”

服务小姐下去后,这位男士对另两位男士说:“我佟某初来贵地

全靠两位了！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你佟秋友也太见外了！”另两位男士几乎同时说。之后，一位男士接着说：“大家都不是外人，王学仁处长……”他指指身边的男士继续说：“是你的同学加朋友呀！”

“黎所长说得对……”这位叫王学仁的处长话一出口，就被黎所长打断：“别叫我黎所长，就叫我黎凯光吧！”

“好！就叫你黎凯光。”王学仁接着前面的话继续说：“我是你的同学加朋友，凯光是你的同乡加朋友。”

“我们都是好朋友，一家人！”佟秋友把领带松了松说：“我这次从海南来到贵地是王处长……不，不，叫学仁兄好了。是学仁兄给我提供的新天地。”

“最近我们省行批了个城市信用社，叫江河信用社，行领导要金管处审核法人代表和总经理人选资格，我就想到了秋友，并已把他推荐给该董事会了。”王学仁说。

“秋友！你来这，你的海南新世纪公司呢？”黎凯光问。

“交给她了！”佟秋友答道。

“是嫂子么？”黎凯光问。

“别叫嫂子啦，我们离了！”佟秋友说。

黎凯光疑惑地摇摇头，还想说什么，这时服务小姐进来问：“要不要唱唱歌？”

“我们正在谈事，等会再潇洒！”黎凯光回答之后接着上边的话说：“你们是真离还是假离？……”

未等佟秋友作答，王学仁就制止黎凯光的话说：“这是人家私事，你就别追根问底了！”然后，面对佟秋友：“你现在就应该做好准备哟！听说江河信用社董事会今晚也在讨论你的法人和总经理的问

题呢。”

是的，贾凤麟正在发言：“省人民银行推荐了佟秋友，刚才大家又推荐了柯松。佟秋友是叶教授的学生，柯松也听过叶教授金融学的讲座……”贾凤麟讲到这里把脸转向叶成竹：“也可算是你的学生，对不对？”叶成竹连连点头说道：“是，是，两个人都是。佟秋友毕业后在海南的一个农业银行工作，柯松是建设银行送到我这儿来进修的，听说后来两人都‘下海’了。佟秋友在海南开了一个什么公司，柯松在湖南一家香港老板开的什么公司里当总经理助理。”叶成竹把脸转向关得林：“听说这个公司对你们组建民办黄鹤大学有过资助呢！”关得林点头表示认可，然后说：“是柯松介绍我认识那位香港老板的。他叫森尚华，出生海外，但对祖国感情很深，对内地公益事业曾有不少捐助。”关得林说完后，贾凤麟以试探的口吻问：“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吧？就这样，大家看怎么办？”他见各位董事沉默不语，便接着说：“佟秋友是省行推荐的，柯松是我们推荐的，我看两人都不错，就是……”贾凤麟为难地把话停住了。

“贾院长，你是董事长，你决定好了。”汪总说。

“不，不，还是大家讲。”贾凤麟推辞说，然后面向关得林：“你的意见呢？”

“不是股东可以当总经理，能当法人代表吗？”关得林反问贾凤麟。

“不是股东没关系，确定后，让他参个股就行了。”贾凤麟答。

“我看把两人都报上去，让省行去审核。”汪总说。

“可省行只要一个呀！”贾凤麟为难地说。

“两个人虽然都不错，但我更倾向柯松。”叶成竹说：“因为两人

‘下海’后，我对柯松比较了解，心里有底；对佟秋友了解不多，比如，他在海南的公司经营如何，债权债务关系，我心里没底。”

“我看把两人都报上去，把柯松排在前面。”汪总说：“不过，还不知人家公司放不放？柯松愿不愿意？”

“这个工作我可以做。”关得林说。

“省行推荐佟秋友，我们又推荐个柯松，省行会不会……”贾凤麟有些犹豫。

“没什么！我们并没有否定佟秋友嘛！”叶成竹说。

“既然大家都同意把两人都报去，我看同时也报两个岗位：一个是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，一个是监事长。两个谁搞什么由省行去定。”贾凤麟说完松了一口气。

“这个主意好！两个人也好有个制约嘛！”汪总说。

董事会会议终于有了结果，大家似乎轻松了许多。

这时，佟秋友等人也议事完毕，正在“潇洒”。黎凯光面对电视机，手拿话筒在唱《迟来的爱》。当他唱到“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……”的时候，一位年近四十打扮妖娆的女士，带进来三位身材窈窕的小姐边笑边问：“三位中意不？”佟秋友随便看了一下，问王学仁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可以！可以！”王学仁似乎也未认真。

“那，经理你就下去吧！”黎凯光对那位年近四十的女士说。

“你怎么叫她经理？”那位女士下去后王学仁问。

“这你可不懂啦！”黎凯光得意地说：“她在酒店里称公关经理，她们……”黎凯光转身指着三位小姐：“都是由她掌握的，她们都叫她‘妈咪’，小姐你们说对不对？”

“先生说得对！先生说得对！”三位小姐齐声回答后，依次坐在

王、黎、佟身边。这时，佟秋友突然觉得他身边的小姐有些面熟，这位小姐也觉得对方有些面熟。两人相对凝视一会儿，几乎同时惊呼：

“是你！”

“是你！”

正在两人惊呼时，另两位小姐分别与王、黎，到包房外的舞池跳舞去了……。

“冯晓你怎么来到这里？”佟秋友拉住她的手有些激动。

“还不是在海南混不下去了！你呢？”冯晓说。

“也是……”佟秋友刚脱口这两个字，忙改口说：“不，不，是朋友邀请来的。这里新成立一个城市信用社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王学仁，黎凯光跳完一曲后，被两位小姐牵着手走进包房。

黎凯光见佟秋友和小姐没有去跳舞，而且谈得很热乎，于是问道：“你们认识？”

“我们早在海口就认识了。”佟秋友答道。

“是的，我们在海口就认识啦。”冯晓附和着说。

“你们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哟！”黎凯光笑嘻嘻的说着，并伸手去牵冯晓的手。冯晓边缩手边站起来微微的点点头，表示歉意。随即面向佟秋友试探地问：“他是？……”

“啊！是我的同乡，也是我的朋友黎所长，别介意！”佟秋友忙解释说。

“你好！黎所长！”冯晓和黎凯光握手后问佟：“那位呢？”佟秋友正要介绍，王学仁赶紧用“都是朋友！都是朋友！”来搪塞自己的身份。佟秋友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有些尴尬。冯晓更深知这一点。在她们这个行当里，她从其他的小姐那里学到许多东西，比如客人有过分的举动或要求，而你又不愿意接受，但你绝对不能给客人难堪，

而只能“含笑拒绝”或“借故开脱”；如果客人不是自己主动讲出自己的姓名、身份，你不能主动询问。当然啦！有的客人主动讲自己是什么，如何如何？你也不必去相信。因此，冯晓只是说了声：“见到你很高兴！”这样寒暄的话给佟秋友和王学仁两人下了台阶。然后大家都进入舞池……

半年已过去，进入10月，北国已秋风飒飒，南国仍赤日炎炎。

某日早晨，上班的时候，临江城市的街道，车水马龙，行人匆匆。佟秋友开着一辆韩国“现代王”轿车，驶向一栋红色的108号的大楼。他看了一下门口挂着“江河城市信用社”的大牌子，便把车停在护栏内。跳下车，直奔大楼一楼的大厅。

大厅宽敞明亮，靠墙的两边是上楼的梯道，通向各办公室和顶层职工宿舍。大厅内隔成两大块，前面的一大块，摆着沙发、转椅、茶几和小方桌，以便客户使用；后面一大块，被隔成许多方块式的工作间。人们透过玻璃窗，里面一目了然。

佟秋友走上二楼，在一间标有“总经理”的办公室门前，他掏出钥匙，开门而入，顿觉闷热。他把提包丢在紫檀木大办公桌上，忙把设在墙角的立体式空调打开。然后，抓起他办公桌上的电话：“喂！办公室吗？”当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后说：“啊！你是程科主任，请你通知各部门负责人到我的办公室来开个短会。”说完他放下电话，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身体，便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高靠背椅上，脑子里在思考他准备会上讲话的内容……

不一会儿各部门经理和负责人已经到齐，他首先要他们扼要地汇报一下这几天的经营情况。听完汇报后，他说：

“我们才开张七八个月，看来运营得还不错。虽然许多大客户

对我们还不甚了解，他们的存取、拆借、转账等信贷生意不多，但中、小客户却有相当的数额。我们要想把生意做大，做红火，就要坚持五个第一……”他说到这，拧开保温杯喝口水，环视一下，见各部门经理负责人目视着他，等待下边的话，他胸有成竹地继续说道：“第一是信誉第一，第二是服务第一，第三是客户第一，第四是时效第一，第五是科管第一。”他讲完第五个第一之后，对科管第一又专门了解释：“科管第一就是从事企事业的领导者，都必须掌握现代科学的管理方法，管理好自己负责的企事业，包括我，也包括在座的各位。”他见各部门经理、负责人听得很认真，于是他也更加兴奋地讲下去……

正在佟秋友兴奋地讲话之时，楼下大厅的工作间，各业务员也正在忙碌着。工作间外的大厅内已有许多客户，有的在窗口排队，有的坐在沙发或转椅上。两位坐在沙发上三十岁左右的男人：一个留着长发，脑门上有块隐约可见的伤疤；一个剃着光头，戴着墨眼镜，两人正在谈论着。

“老五！我们就是冲着这‘108’来的。”留着长发的男人边用手向上指划着边对他旁边光头的男人说。

“什么‘108’？”光头的男人一下子还未明白它的意思。

“这不是‘108’号楼嘛！‘108’‘一定发’讨吉利呀！”留长发的男人解释说。光头男人明白了之后，便把嘴贴近留长发男人的耳边说：“三眼蛇，咱们也是冲着这‘江河’的招牌来的，财源茂盛不但可达三江，而且还达每条大河呢！”说完，两人都“扑哧”笑了，然后各自起身找窗口去排队。

2号窗口一位女营业员拿起从外边递进来的存折和取款单问：“您全取吗？”

“全取”，外面的人答。

女营业员再没吱声，从抽屉里取出现金，埋头数钱。她数了三遍，又用点钞机“刷刷”过了一遍，说：“请当面点清。”便把钱从窗口推给外面的取款人。

这时，在总经理室，佟秋友的讲话还在继续。当他将要结束讲话时，突然，从楼下传来：“抓扒手！抓扒手！……”他说了声“会就开到这！”便冲向大厅，见一个中年男子正在向保安说他的钱被窃：

“我刚取出 50 800 元，就放在这窗台上，一转身就不见了……”

佟秋友先问保安是怎么回事，保安指着那中年男子说：“他说刚提取的 5 万多块钱被偷了。”

“你是真的丢了？”佟秋友问那中年男子。

“难道我是骗你不成！”那中年男子边拍打自己的全身上下，表示身无分文，边把佟秋友领到 2 号窗口，指着里面的营业员：“我就是从她这取的。”

“是的，是从我这儿，当面就让你点清了。”里边的营业员说。

“在你这丢的，你们信用社就该负责。”中年男人说。

“可不是我给你丢的，是你自己丢的……”女营业员在里面冲着中年男人说。

这时大厅里议论纷纷：有的说钱是在信用社被窃的，该信用社负责；有的说钱已交给了本人，该由本人负责，但多数人认为该信用社负责。当然也有个别人怀疑是真被窃还是假被窃。

“请大家安静！请大家安静！我是总经理！”佟秋友向正在议论纷纷的客户们高声喊道。众客户随着他的喊声围拢过来，他继续大声说道：“我们江河信用社是以信誉为生命，以服务为宗旨……”他讲到这，站在他身后那个留长发叫“三眼蛇”的男人嘴里嘟哝着只

有他自己才能听清楚的话：“他妈的，还不是以捞钱为目的。”光头“老五”捅了他一下说：“听着……”佟秋友继续说道：

“今天这位客户，钱在我社被窃，说明我们的保安工作做得还不到家。我社为了保证客户的权益，这位客户被窃的 50 800 元，全由我社如数赔偿。”

他的话音一落，大厅里是一片掌声和“好！好！”的喝彩声。许多客户都说：“这个信用社信得过！”在掌声和赞誉声中，三眼蛇和老五两人在低声嘟哝着：“是哪路哥们抢了我们的先？不！也许是佟秋友这小子搞什么鬼把戏？以后给他点颜色看看！”

挂在墙上的时钟“当……当……”敲了十二响，客户们在议论中渐渐离去。职工们也离开工作间、办公室，陆续从大厅走出来。一位女职工走到程科身边说：“程主任，今天中午我请客。……”还未等程科开口，一位从后面上来的女职工忙说：“还有我一个，不能光请主任哟，杨经理。”

“哎呀！是你。别叫我经理，叫我杨琼好不好？”那位叫杨琼的女职工转过身来说。

“你是会计部经理也不是假的！”那位赶上来的女职工说。

“那你是信贷部经理呢，可我就叫你梁芳！我请客怎么会漏掉你呢？”杨琼说。

“今天中午我请你俩，走！到那边去……”程科说罢，就领着她俩走向 108 号楼侧一条小街。街虽小，却热闹而整洁，街的两旁是各色各样的小吃店、小酒楼。周围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，中午大多在这用餐和小憩。

“就在这儿吧！”程科指着一家叫“糊涂人酒家”的餐馆说。

“我本来就不聪明，那不就越吃越糊涂了！”杨琼向小楼看了一

眼说。

“那你就别吃,让我们糊涂好了!”梁芳紧接上去说。

“今天我就想糊涂糊涂!”杨琼说。

“有些事糊涂一点并不是坏事。”程科说。

三人说着走进小楼,在一小隔间里坐下来。因为是午间休息,下午还要上班,程科虽说是“请客”,但三人只是根据需要随便点了些小吃。杨琼要了一盘炒面和一碗酸辣汤,梁芳要的是炒粉和番茄蛋汤。程科点了两个小菜和一听啤酒。他拉掉拉盖并不把酒倒在杯子里,只是用餐巾纸在上面擦了擦,就喝了一口,见杨琼、梁芳边吃在边说着什么,便问“你俩嘀咕什么?”

“说上午开会的事!”杨琼答。

“那对佟总讲的‘五个第一’有何体会?”程科问。杨琼没有回答,梁芳答道:“讲的还不错嘛!”

“就看能不能兑现哟!”杨琼说。

“今天不就兑现了一个吗?”程科说罢吃口小菜,似乎是自语,或者是问她们俩:“我真不明白,客户丢了钱,情况都没弄清楚,我们佟总就照赔!”

正在他们边吃边谈论的时候,佟秋友驾驶着现代王轿车,在大街上疾驰,一辆摩托车上乘坐两个男人,紧紧尾随其后。这两个人就是上午在信用社大厅里坐在沙发上的三眼蛇和老五。

“老五!今天一定要跟到他的住处。”驾车的三眼蛇说。

“三眼蛇!你看这小子,来到老子的地盘连个招呼都不打,真他妈的!”老五骂骂咧咧地说着,只见现代王轿车在一座高大的门楼前被警卫拦住。佟秋友按下自动按钮,车窗自动落下,他把“出入证”

亮了一下，警卫举起绿旗，车子进入门内，佟秋友头也不回地问坐在车后的男人说：“邹和利老弟，你看这地方安全不？”

“那还有啥说的！”邹和利答道。

车子停在挂有“第三招待所”牌子的楼前停下。两人下车走上三楼，佟秋友掏出钥匙打开房门。

这原本是一栋火柴盒式建筑的“招待所”，现已按“写字楼”要求进行了改造。佟秋友的这套虽不算高档，但就这栋来说算是不错的，办公室、卧室、洗浴室设备齐全。两人进屋还未坐定，邹和利便称赞地说：“佟总，你真不简单！能在这里弄到房子。”

“魏思美女士帮的忙，她是管这第三招待所的。”佟秋友边往沙发上坐边说。

“你怎么认识她的？”邹和利坐下来问。

“我在海南时，帮她为招待所买一部走私车认识的。”佟秋友答。

“她的丈夫你认识吧？”邹和利问，佟秋友摇摇头，邹和利继续说：“她的丈夫叫柳根立，在省公安厅二处当处长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但未见过面，你认识吗？”佟秋友说。

“见过几次面，是在我哥哥那，他是我哥哥的好朋友。”邹和利说。

“真是太妙了！”佟秋友兴奋地说：“我们不是准备筹建天马贸易公司吗，能不能把他拉进来？”

“这我哥哥早有打算，说是直接拉来不好，打算把他的夫人魏思美拉进来，做个股东，给他干股。”邹和利说。

“什么‘干股’‘湿股’，反正我们是要‘空手道’的！你今天不是‘耍’得很好吗？”佟秋友说。

“佟总！这样‘耍’，恐怕瞒不过职工的眼睛，这50 800块钱，还是……”邹和利说到这，佟秋友忙抢过去说：“‘还是’什么？在监狱

待了两年胆子都待小了。你可知道，这次是赔你的失款，跟你上次不一样！”

“倒不是胆子小了，因为几万块钱犯了事，划不来！那次也只3万块钱，以欺诈罪判我两年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佟秋友忙抢过去说：“别说了，老弟，这次5万多块钱，表面上看是件小事，犯了事确实划不来……”他拍了拍邹和利肩膀：“可你要知道，那么多客户见我当场赔偿失主，这会大大的提高我们信用社的信誉度和知名度，将会吸引更多的客户……”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他忙将手机贴到耳朵上：

“我是，是我……啊！你好……对！好……他就在我这，要不要他接电话……不啦？嗯！就在富豪大酒店……晚上见！”他把手机随手放在茶几上对邹和利说：“是你哥邹和顺的电话，晚上要我们在富豪大酒店见。”他说完站起来，手抱双肩，在屋里踱了几圈，对邹和利说：“你哥哥真了不起，用‘空手道’办起个湖海城市信用社，只几年工夫，总资产已达几个亿！听说白副省长还常去光顾呢，是不？”未等邹和利回答，他像想起什么似的自语道：“只顾讲话了，我俩得吃点东西呀！”说罢他拿起桌上电话，让餐厅马上送两份盒饭来……。

他俩正在进餐的时候，江河信用社职工已开始上班了。因为下午客户稀少，有的职工就凑到2号窗口营业员这儿来，议论上午顾客取款被窃之事：有的相信，有的怀疑，有的认为佟总的赔款决定是对的，有的认为是不应该的。也有人说是“演戏”！

“不管是真戏还是假戏，都能够提高我们的信誉，可以吸引更多的存款嘛。”一位男职工高声地说。

“我不赞成用这种办法来提高信誉。这本身就缺乏信誉！”一位女职工说。

“丽丽！”另一位男职工从后面走近这位女职工说：“你还是老观念，现代的经营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只要提高效益就是好办法，人家西方人经商还学我们的《孙子兵法》呢！‘白猫’、‘黑猫’嘛……”未等他讲完，那位叫丽丽的女职工就抢过去说：“佟贵起！邓小平讲的‘白猫’、‘黑猫’可不是你讲的意思，难道我们能用‘兵不厌诈’、‘声东击西’、‘不择手段’等办法来吸引客户，提高效益吗？”

“哎呀！我的王丽丽小姐，你能说佟总赔客户的失款是欺诈吗？”佟贵起反驳说。王丽丽马上顶了他一句：“我可没那么说，这可是你说的！”

“你们俩呀，一开口就顶嘴！”一位职工插进来说。另一位职工接着他的话说：“这才是‘爱’呢！不是有一首歌唱的就是‘爱’么，‘爱’你‘爱’的好辛苦，这‘爱’是什么滋味谁也说不清楚……”

“上班时间，都挤在这唧唧喳喳！”程科主任在后面大声地说，他发现佟贵起也在这里，便说：“你是金库保管，离开岗位也跟着在这里唧唧喳喳！”佟贵起不好意思地马上回到岗位。其他职工在程主任批评佟贵起之时也都悄悄散去……

该下班的时候了，佟贵起率先来到大厅的出口，站在那儿向里张望。职工一个个从他面前走过。杨琼从他面前经过时，边走边说：“贵起，你在等她吧？”佟贵起像未听见似的，依然向里张望着。当王丽丽手拎提包走过来时，他忙迎上去：“丽丽！丽丽！……”他连喊了几声，王丽丽把脸扭向一边，加快脚步从他面前走过。他忙跟上去，在后边说：“争了两句就不理人家了！”王丽丽头也不回向护栏走去，但她心里明白，佟贵起一定在后面，快到出口时，她故意放慢了脚步，佟贵起马上走到她的身旁，“夺”过她手里的提包说：“我来提！”于是，两人并肩走出护栏。其他的职工，有家的回家，没成